

水滸新傳

施耐庵 原著

褚同庆 重撰

花城出版社出版

水滸新



三

■施耐庵 原著
■褚同庆 重撰
■花城出版社出版

136712/17

水 浒 新 传

(三)

施耐庵 原著

褚同庆 重撰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 二 一 五 工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9插页 440,000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9,500册

书号 10261·662 定价 3.30元

贈寶瓶卽席殺朱澄



李飞琼诈箭斥敌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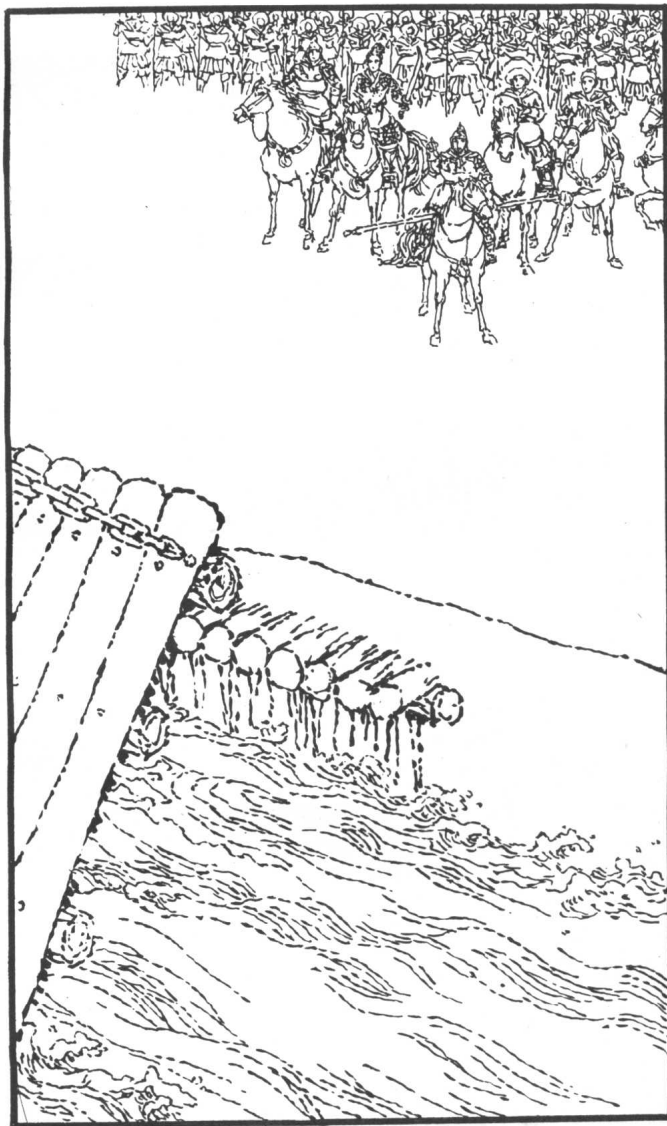
誘遼寇聚斫打狼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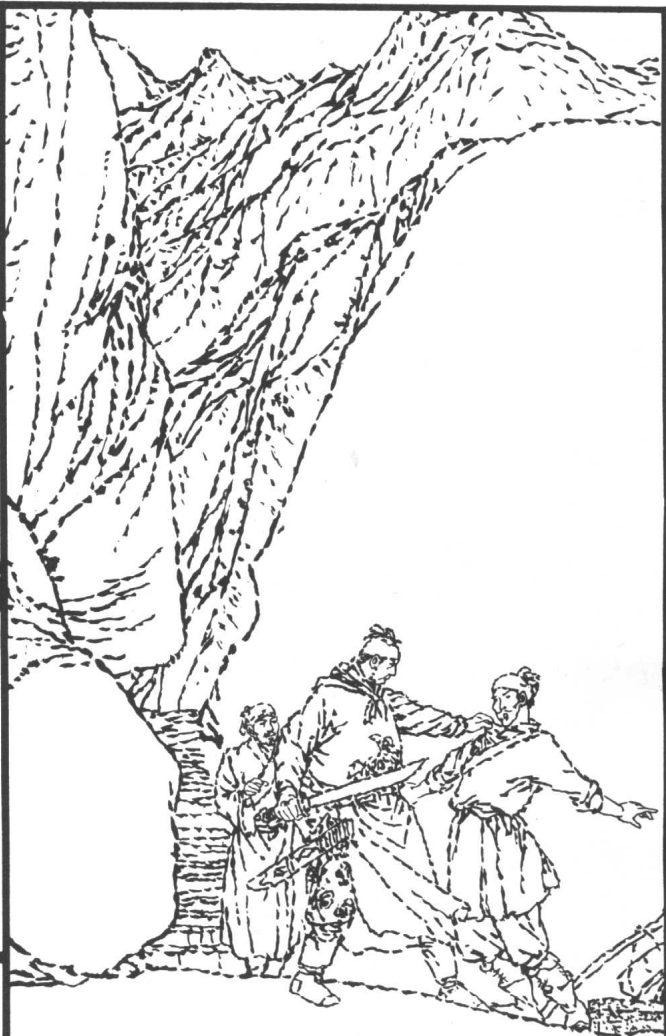
扈家庄四女将会战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汤隆赚金枪手上山



目 录

第八十五回	劫法场血染十字街	捉脏官火烧应奉局	1
第八十六回	羽檄交驰兵兴三路	指挥若定智破千军	22
第八十七回	饰奇鬼扫墓戮唐松	挥长剑行香刺朱勔	41
第八十八回	燃闷香深宵擒王璟	赠宝瓶即席杀朱澄	55
第八十九回	焚滕艚英雄欣聚首	归水泊豪杰喜倾心	66
第九十回	龙符宫保义使荐贤	御教场双枪将比武	86
第九十一回	送土仪何太守求情	见匕首李节度失魄	101
第九十二回	暮霭沉沉教头授首	真情历历刺客陈言	112
第九十三回	巡检衙会大刀关胜	高升栈荐拼命三郎	126
第九十四回	谋笼络童枢密议婚	落圈套董统制祝寿	140
第九十五回	献雁门卖国作汉奸	战代州摆城挫辽寇	165
第九十六回	上一本壮士请长缨	克三城先锋告连捷	189
第九十七回	议战局副元帅献计	率孤军双枪将突围	206
第九十八回	思往事慷慨发悲歌	瞻前路欢欣聚大义	219
第九十九回	护难民石三郎却敌	举义旗樊寨主兴师	229
第一百回	银须将挺身撑危局	红颜女奋志守孤城	242
第一百零一回	轰天雷燃炮击飞楼	李飞琼诈箭斥敌帅	268
第一百零二回	登云山双雄结同盟	汾河湾千锄毁大坝	278
第一百零三回	袭枣林渡格达逃命	战千丈崖晋州解围	288

第一百零四回	十八弯设伏歼辽寇	九龙冈拦路斩鞑酋	…301
第一百零五回	结义勇独上枯树山	联邻师双捷石家圳	…315
第一百零六回	丑郡马兵败青杨坂	铁臂膊奏凯桃花山	…327
第一百零七回	举乡兵首战孙家庄	诱辽寇聚歼打狼谷	…337
第一百零八回	病尉迟计取隆德府	郭尔顺智撤威胜军	…350
第一百零九回	作内应焦挺传捷报	杀汉奸石秀夺西城	…360
第一百十回	扶爱婿三太子求和	款辽使童元帅定约	…374
第一百十一回	小张良饰言让卧室	没面目脱险上高枝	…390
第一百十二回	李飞琼惜别唱离词	呼延灼受欺接伪诏	…399
第一百十三回	刺童贯大闹郭家庄	救呼延小聚华严寺	…410
第一百十四回	失盘缠石三郎卖柴	打泼皮病关索结义	…428
第一百十五回	作佛事石秀窥隐情	发醉言杨雄骂淫妇	…439
第一百十六回	剥僧衣智杀裴如海	证邪行怒割潘巧云	…454
第一百十七回	祝家店鼓上蚤偷鸡	独龙冈扑天雕中箭	…466
第一百十八回	拼命郎初探盘陀路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81
第一百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伤群丑	祝朝奉驰书搬援兵	…494
第一百二十回	扈家庄四女将会战	龙尾坡一丈青遭擒	…512
第一百二十一回	呼延灼枪怀歌旧曲	李飞琼快意上新途	…528
第一百二十二回	飞天虎单入中军帐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543
第一百二十三回	索虎闹庄弟兄陷狱	拔刀逼叔夫妇劫牢	…557
第一百二十四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575
第一百二十五回	童枢密大兴三路兵	关招讨摆布连环马	…595
第一百二十六回	黑旋风私下宛子城	金钱豹大闹武冈镇	…610
第一百二十七回	吴用使鼓上蚤盗甲	汤隆赚金枪手上山	…622

第八十五回

劫法场血染十字街 捉赃官火烧应奉局

穆弘等一行到了饮马川，金大坚夫妻俩忙忙地安排酒饌待客。这晚夕，众好汉便在草堂里计议事务。穆弘道：“俺已探得胡绶荣那厮奉了朱勔之命，要把张清处决，明日午时三刻，就要在十字街口行刑，故此俺已分派兄弟，明日劫那法场，杀死朱勔等一众赃官酷吏，为民除害。不知众位意下如何？”金大坚道：“如今我已做出事来，抗拒官府，杀了官军捕盗，——这是灭族的罪！只有和那厮们拼到底，便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俺愿听穆寨主号令，去劫法场，杀赃官！”乐和道：“如今俺们和那厮们已势不两立，俺也愿听穆寨主号令，明日去常州城里行事，杀尽这起害民贼！”段景住跳起身来道：“小弟早已‘反’字出头，如今什么鸟王法都管我不着！明日跟随众位哥哥一起杀进城里去，把这起赃官害民贼碎尸万段，才出我心头之气！”穆弘道：“明日去劫法场，不单是救张清和裴宣二人，却要把所有被花石纲祸害的人一齐都解救出来，还要斩断那祸根，把那贼禽兽朱勔那厮杀了，也教东京城里那个昏君吃一惊！劫法场不过是个因子，杀赃官，救百姓是实。”段景住、金大坚、乐和一齐都道：“正该如此！”当下便尊穆弘为头，醒酒为誓，愿听调遣。穆弘大喜。只见裴宝姑也奔出来请令道：“明日我也去。”穆弘道：“姑娘这般好手段，明日这场大厮杀，

自然少不得有你一份。”裴宝姑大喜听令。

穆弘便向众人道：“俺和李云、马麟等兄弟，为了杀除朱勔那厮，费了近一个月的工夫，把常州城里的虚实都探知了，所有官军动静以及衙署道路等都已摸清了底细，万事俱备，只待来朝这一举。我已着手下数十个兄弟，扮做诸色人等，早已混在城中，并安排下三处做眼的去处，互通消息，约定信号行事。此刻李云、马麟等兄弟也进城去了，俺们明日只如此行便了。”便将自己的部署说了。金大坚道：“穆大哥，明日既要行这劫法场、杀赃官的大事，却是常州城里见有六千多军马——原有二千多厢军，又有朱勔带来的三千余禁军和五百锦衣军校；那个常州兵马都监郁森和几个花石纲制使，武艺都称不弱。我等一共只得几百人，只恐众寡悬殊，人手单薄。小弟倒有一个计较在此，不知中得大哥意否？”穆弘道：“愿闻其详。”金大坚道：“便是胡绶荣那厮在常州属下各县各乡强征来二千多民丁，迫着服花石纲徭役，都拘押在运河埠头附近关王庙、慈云寺、尹公祠三个去处。这起人都是缴不出那‘买丁钱’的穷汉，却被折磨得牛马不如，只是迫于淫威，没奈何。他们都恨透了花石纲，只要俺们振臂一呼，把那监守的杀了，放他们出来，他们那有不跟着俺们去杀除那起滥污禽兽的，却不便壮大了俺们的声势？”穆弘大喜道：“金家兄弟，这个计较却好，正和俺的心意相同。准如此行便了！只是俺还要实告三位兄弟：俺和李云兄弟手下的那起兄弟，都是称得上翻江倒海的英雄，三山五岳的好汉。这起兄弟跟俺走江湖，闯绿林，端的都能以一当百。几个探事和做眼的兄弟，更是精灵干练，能学得诸路乡谈，懂得诸行百艺的市语，办事端的稳妥可靠。常州城里枉有六七千军马，大多是些脓包，只会虐待百姓。即便朱

勦手下的禁军，也能有几个称得上能征惯战的？故此俺觑得如同无物。三位兄弟尽可放心，千万不要先自气馁心怯，灭了自己的威风，长了敌人的志气！”乐和道：“只是那厮们在这里受了大创，那些败逃回去的军士，怎地不要去报知他们的长官？朱勦那厮得知了，城里必然要严防起来。俺们乔扮了，还可蒙混进城去；穆大哥这般异相，城里机密众多，怎地入得去？”穆弘哈哈大笑道：“好叫乐家兄弟得知：俺早就想到这一着，说不得，为了进城干事，把这部虬髯剃去了，打甚紧！只是如今还不须如此行，俺另有一法入城：只在今夜，三更时分，俺已吩咐马麟兄弟，候在西门和北门之间的第三百垛口处，这是全城最僻静的所在，教他抛下软索，俺便可援索而登。管教神不知鬼不觉，安安稳稳地进那常州城。”众人听了，都佩服道：“端的穆大哥好计较，不可及！”

穆弘便向众人道：“明日要分两处同时动手，一处是常州城里十字街口，劫那法场；一处是城外运河埠头，烧那花石纲船只。俺今晚便要入城去安排明日的事务。乐家兄弟和宝姑娘明日可都改扮做花石纲军校——号衣和腰牌等已于方才那起军校尸身上取下，备在这里——务于午刻之前，赶到十字街口法场会齐。等劫了法场后，你二人便直奔大牢，去救裴孔目出来，并放走一众犯人，把大牢一把火烧了。接着，乐家兄弟便即护送张清、裴宣二人出西门城去。西门城口，俺自另派人来接应，将二人送上小茅山去将息。乐家兄弟便可回来接应宝姑娘，一齐扑攻应奉局后门，并把住通往东门的道路，莫吃朱勦那厮逃上花石纲大船去。金家兄弟和段家兄弟也改扮做花石纲军校，明日可径去运河埠头，杀那监押民丁的花石纲军校。那里，俺再命李云兄弟来接应。只听连珠号炮响，你们便可与俺预

先伏下的众兄弟会合了，一齐动起手来，杀进那关王庙、慈云寺和尹公祠里，把民丁都解救出来，再放火烧那花石纲船只。得手后，一齐杀进城来，扑攻应奉局，一起捕捉朱勔那厮。这里，俺留下四个兄弟，保护老小。”分拨已定，吩咐大家好生安歇，明日分头行事，不得有误。穆弘自己饱餐了酒饭，连夜进常州城里去了。

那起饮马川、小茅山拾得性命逃回去的军校和做公的，失魂落魄地逃进常州，便去胡绶荣、朱润那里禀告了。二人得报，大惊，这胡绶荣便和朱润计议怎地行。朱润道：“那厮们杀了三个制使、两个校尉和一个捕头，以及众多军校和做公的，犯下这等弥天大罪，只有去禀知叔父，派大军去拿来千刀万剐！”胡绶荣道：“金大坚、段景住这两个狂贼，竟敢勾结小茅山强人一起造反，端的万死犹轻！”当下二人便将此事禀于朱勔，朱勔听罢，不由又惊又怒，拍着桌子道：“竟有这等的事！本使自奉旨承办花石纲以来，凡我手下人员所到之处，谁敢碰动一根毫毛，不想这伙狂贼直恁大胆！若不捉来碎尸万段，那还了得！”胡绶荣道：“如今那厮们已和小茅山强人结成一伙，不是下官过虑，明日要处决张清，倒要加意防范则个。下官愚见，莫若暂缓两日处决张清，一发等拿了这起贼首前来，一同处决……”朱勔不待说完，便道：“小茅山这伙强人，自然得派大军前去剿捕。只是张清这厮，造反有据，本使已下手谕定明日行刑，怎可便缓期？须吃人家笑话，道我害怕这伙强贼，主意自乱了。常州城里，见有六七千军马，只要严加防范，那厮们有几颗头，敢来讨死？”胡绶荣见说，连忙改口道：“恩相高见极是！”朱勔道：“公台明日可着那个团练使尽点城防兵马，巡守四城，严诘进城的人，都要取保，才能进城。再着那个都监，

尽点所部马军，守护法场。我这里再拨禁军前去法场弹压便了。此刻公台可即速将那小茅山三个贼首，连同裴宝姑、金大坚、段景住、乐和等几个反贼，一起张榜，悬赏缉捕归案。”胡绶荣道：“那个已革孔目裴宣，公然袒护张清于前，又纵令其妹宝姑劫藏张清之妻，并拒捕杀伤花石纲公吏人员于后，可否与张清一起处斩了，如何？”朱勔道：“我也多闻得这厮外号唤做什么‘铁面孔目’，平日一味价标榜正直，抗忤上官。本使最恨这种人，如何不把来一起处斩了干净！”胡绶荣听罢大喜。原来他本已恼恨裴宣，只要寻事陷害，只因裴宣正直，寻不着岔儿，一时间没法摆布；如今有了这个好题目，自然要乘机把来杀了，一者，泄那私忿，除了个违抗己意的人；二者，借以立威，更可显出自己的权势。当下便告辞回衙，立即按朱勔命令行事。

这下，常州城里，骤然严紧起来，公吏人等，会同坊厢里正、保甲，排家挨户，去各处抄查反贼。所有城里百姓，都要立下连坐甘结，一家藏贼，十家株连。四门和通衢要道，都张贴榜文，悬五千贯信赏钱拿捉贼首。把裴宣的住处查封了，财产尽行入官。几家邻舍亲朋，都被拘去吃官司。

到次日，四城更加添军马防守，严密盘诘入城的人。那个团练使谭人龙，带领四百厢军，分头在四城巡绰。到了巳牌时分，那个兵马都监郁森，拨来大队人马，把那个闹市中心十字街口早围做了法场，驱走行人。命令两边铺户人家，都关门上闩，不许有人出入窥探。那十字街路口都有一员偏将，率一百马军把守住了，不准通行。从州衙大牢到法场那条路上，更是十步一兵，五步一卒，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沿那条路上居民商户人家，都叫关起门来，停了买卖，不许外

出行走。那个都监郁森，亲统五百马军，军士都手执长枪大戟快刀利斧，在那条路上来回奔驰警戒。朱勔又派了一个花石纲制使官唤做金刀卞虎，带了五百禁军，都骑着高头大马，在法场四周巡行弹压，不许闲杂人等向前。

到了将近午牌时分，西门口却有两个锦衣军校，骑着快马入来。守城的军官见是应奉局里的军校，又有腰牌看验，自然便放进来。这两骑马一进城，便直趋十字街，吆吆喝喝，只要挤进人丛里去，原来正是乐和、裴宝姑乔扮的。只见东大街路口一个贵公子模样的，骑着一匹五花马，手下十数个青衣簇拥着，抬一乘暖轿，锦衾裹了一个人卧在暖轿里。说是这贵公子的父亲，赴浙西路转运使上任的，因路上感受寒疾，就来城里投医，却不知这里决人，路口吃军马把守住了，过不去，只得且在路旁停了。北大街口却有几个卖柴的樵子，停了柴担在那里。旁边还有几个猎户、村汉，一齐吃官军拦住在路口。那边南大街路口停着一辆太平车子，几个贩药材的客人坐在那车上，也过不去，只得等决了人再走。原来这十字街乃是常州的闹市通衢，平日秋决杀人，都在这里行刑。今日大家听得说有个抗拒花石纲的死罪犯在这里斩决，是梧凤庄赵太守的女婿，又是东京靖国公呼延德公爷的甥儿，唤做“没羽箭”张清的，便自有一起看闲的挤挤挨挨，都围在法场外四周立住了观看。

到了午牌时分，只听得几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只见数十个小牢子铁索郎当地押着两个死囚犯——张清、裴宣过来。二人都项带铁叶盘头重枷，头发被绾做个鹅梨角儿，插着一朵红绫纸花，胸前挂着犯由牌，背绑两手，各插一面“斩”旗。后面四个小牢子簇拥着两个行刑刽子手，各腆着个大肚皮，手捧行刑鬼头法刀，大摇大摆地过来。后面却是二十对红衣军，摆开